



不住作了一首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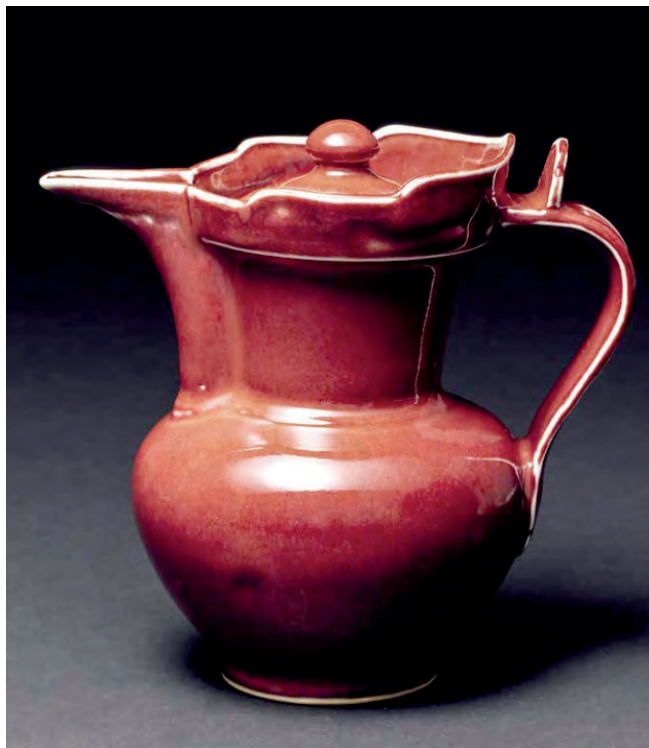
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走水路入蜀为官，目的地夔州（今重庆奉节县），两年后卸任，又辗转多处赴职，淳熙五年（1178年）奉诏离蜀。平平无奇、勉强糊口的日子里，他曾对案头某种产自邛窑的油灯起了兴趣，东归后还在《斋居纪事》中记录道：“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灯檠法，高七寸，盘阔六寸，受盏圈径二寸半。择与圈称者。”

“夹瓷盏”，由两件盏上下相连组成灯体，中间构成夹层，又名“省油灯”。就书灯而言，瓷盏较铜盏省油，因为瓷是热的不良导体，传热慢；夹瓷盏为瓷盏中最省油者，一层盛水，一层盛油，水可降温，减少了油的消耗，比起寻常灯盏，“每夕一易之……其省油几半”。当年夜色如水，也许正是在夹瓷盏的陪伴下，放翁伏案落笔，写下“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吧。

诗中有瓷，不吝夸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喜共紫瓿吟且酌，羨君萧洒有余清”“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瓷中亦绽放馥郁诗心，烂漫可亲。“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唐代的长沙窑瓷器品种繁多，彩绘技法出众、花纹图案题材广泛，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座（貌似同时还是唯一一座）将诗文运用到瓷器装饰的窑场。

据观察，这些诗文常写在壶嘴下的正中处，或书于枕面及碗

宋邛窑绿釉瓷省油灯。



明宣德御窑的红釉代表器物——宝红釉僧帽壶。

碟内壁。有学者统计，长沙窑瓷器上已发现并释读的瓷铭诗共103首，其中五言诗94首，六言诗2首，七言诗7首。同诗异文者10余首及缺字缺句多首尚未计入。心灵手巧的匠师们将书法与诗文这两种优秀的中华传统艺术融为一体，使“长沙窑出品”愈显光彩照人。通过对比同样文字内容的不同瓷器，可以看出文字无明显凹凸感，并非模印，应为三氧化二铁釉料使用毛笔书写而成，呈黑褐色字迹，覆盖以枣黄色釉料，多以行书或草书写成，少见楷书和隶书。

唐诗之绝，世所公认，其风浩浩，势不可挡。在出

长沙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将诗词运用到瓷器装饰的窑场。

